

师者 故事

# 心,是相通的

■杨红兵

“又是一年暑假了!”一个同事忽然感慨起来。我不由一愣,是啊,时间过得真快,离开校园十多年了,暑假已成为记忆。一念至此,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,不由得怀念起那些在学校里的日子。

当时,我在乡下一所职业中学担任班主任工作。2012年8月,因为工作需要,我调离学校,有同事不无羡慕地说,“脱离苦海了”,似乎做职业教育教师且还任班主任,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。但于我而言,其实不然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做过学生,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理想的班主任模本,我们只要按照自己心中理想的班主任模本工作,那么班主任工作就是有源之水,有本之木。我打开电脑记事本,找到当年的班主任工作手记。轻轻点击那段已蒙尘的过往,许多疏远、淡忘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;那些曾经和学生在一起经历的时光,在眼前又一一鲜活起来。

记得一个初夏,时断时续的小雨丝毫冲淡不了热意。新生开学不久,一天中午,我正在宿舍准备吃午饭。

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一个同学“快马飞报”:有一名同学上楼时被开水烫伤了腿部。我不由一惊,连忙站起来询问缘由。我们学校安排学生中午打开水,恰巧那时上下楼梯人多而拥挤,那名同学下楼去食堂时,身旁打开水的同学的水瓶塞恰恰在那时崩出去了,瞬间,小半瓶开水全部倾泻到他的大腿外侧,当场把大家吓住了。听到这里,我赶忙丢下饭碗赶到现场,一边指挥学生将被烫伤的男孩搀扶到宿舍躺下休息,一边安排学生去饭堂帮他把饭打来。简单安顿好后,我匆忙回宿舍推出摩托车,因为雨小了也就没有穿雨披,径直向学校附近一个专治烫伤的人家赶去,急匆匆地将正在吃饭的医生从家里请了过来。

当我将医生带到205宿舍时,同学们都用一种惊讶的目光看着我。原来在我来回近20分钟的时间里,外面的小雨停了,可是我的头发和衬衫都湿透了,说不清是着急的汗水还是先前的小雨。我顾不上太多,只安慰地冲学生们笑笑,就开始向医生介绍具体情形。等到医生敷药治疗完毕,将医生送回家后我才回到宿舍,桌上的午饭早已凉了。

此时,恰好有两个同学来找我请假批条出校门,看到我吃饭的这一幕,他们刚想开口说点什么却又没说。我在宿舍里洗碗,窗外两个同学的对话传入耳朵:“我们班主任……我家里还说不放心呢,这回该放一百个心了。”这句话我听着听着,忽然觉得有点耳熟,哦,原来是学校的一句招生宣传语——“让学生放心,让家长安心”。当这句承诺从他口中讲出,感觉却又是如此不同,我的心不禁一热,百感交集。

“还是有暑假好!”一位同事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凝视着记事本,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,待人以诚,待人以爱,那么你收获的一定就是无比丰盈的感情世界。我轻轻关闭了班主任手记,脑海里却又出现了2000年我在如东中医院住院时的情形。

那是一个周末的早上,前天我刚动过一个小手术,正蜷缩在被窝里睡觉,忽然病房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打开门,一个大男孩拿着一束鲜花站

在门口正朝里探头探脑,原来是我班上的小顾同学。他把鲜花放好,然后询问我的具体情况。看着有些忐忑的小顾,我也感觉脸上发烫,我没有想到电影里的画面会在我这个职业中学老师身上出现。后来,同学们三三两两赶来看我,有的带着鸡蛋,有的带着鲫鱼,还有男生要我做我夜晚的陪护……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那位小护士好奇地问我:“你是如东县中的老师吧?”县中是我们当地的最高学府,在大江南北都享有盛誉。我回答得很干脆:“不是呢,我是乡下职中的老师!”搞得小护士给我插针输液的手都停顿了好一会儿。我还记得,那次康复后,当我走上讲台还没有说话,不知道是谁带头,学生们的掌声便热烈响了起来。其实,我知道在学生和同事眼中,我是一个极其严苛的班主任,对班上学生要求极高极严。这下,弄得我的眼角不由得有些湿润。

岁月无声,一些曾经的大事要事都悄然远去,有些微小的细节却总是温暖身心,不能忘却。

风物 亲谈

# 深秋毛豆香

■马雪芳

我与毛豆的情结,可以追溯到50年前读高中的时候。

1976年,我在家乡的莫城中学读书。读初中时,午饭是回家吃的,因为学校没有食堂,且离家较近。等到读高中,学校在莫城镇上,离家太远,午饭只能在学校解决了。我每天早上去上学,就在米窝里抓几把米放进刻有自己名字的铝饭盒,吃多少抓多少。到了学校缴一分钱蒸饭费,把铝饭盒交给厨房里的师傅,码在屉格里。

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,全校学生都急切地冲向井台边那几溜一字排开的屉格,取回自己的饭盒,再赶到食堂窗口排队,花两分钱往饭上打两勺咸菜汤或冬瓜汤,最后走向走廊或操场——学校食堂没有大厅,每人直接从裤袋里抽出一双筷子,“哗哗”地扒起饭来。

那时没有双休,只有单休,一个月最多要上25天课,午饭即使只打个汤,加上蒸饭费,也要花上八角多钱。有时,父亲到月底忘记给我蒸饭费和菜金,我只得向家庭富裕点的同学借一两角钱——借钱的尴尬滋味,只有借过的人才会有体会。家里确实也没有什么菜,桶里二三十个鸡蛋,是备着招待亲戚的。

深秋的一天傍晚,我帮着父母在田埂上割草,发现队里在深秋前收割毛豆后还遗留了很多落脚毛豆。眼下这些毛豆长得很精神,大而扁,因为两旁水稻遮挡,阳光照射不到,也不易被人发现。我一边割草一边采摘毛豆,等回到家,我把三四斤带壳毛豆的头尾用剪刀剪掉一点,用水洗净,放在灶头小锅里煮。一会儿,毛豆的清香就在灶间弥漫。这种香,似雨后树木与山石的混合香,又似晒干的新稻柴与青草的混合香,我猛吸几下,想尽量把这种香味留在身体里。

第二天,我在学校吃午饭,菜就是装在搪瓷缸子里煮熟的带壳毛豆。毛豆清香,微甜,纯糯,连着两三个星期,我都带着毛豆去学校。后来,我变换了一个法子吃:剥去外壳,把豆子放在搪瓷缸子里,撒点盐,倒点酱油和熬熟的菜油,花一分钱蒸费煮毛豆汤吃。果然,这个吃法要优于水煮、汤鲜美、毛豆子更糯,吃饭也有汤喝了,我甚为得意。

那时我十七八岁,上课上到10点多钟,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,怎么办?没有饼干,没有面包,唯一的办法就是熬一熬。后来,我想到了毛豆,每天去田埂上多割草半个小时,多收获些毛豆。我把带壳毛豆煮熟后摊在匾子里,再把毛豆放在井台边洗衣台上晒。然后,把晒干的毛豆剥好,装一点在口袋里,等到上午课间肚子饿了,就从口袋里掏出些毛豆子吃。毛豆既是零食,更是粮食。肚子的饥饿感一旦被抵御,听课效率就更高了。有时我和几个坐在周围的同学共享毛豆,他们对我也颇为感激。我想,自己后来之所以能顺利考上中师,与毛豆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。

江苏的 早晨

# 抵达或者出发

■祁智

南京南站的路灯,是清晨6:00熄灭的。

5:59,出租车拐上玉兰路,宽阔的大道正对着乌蓝的天幕。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,高悬在半空。路灯像一颗颗明珠,勾勒出玉兰路和远处弧形连接坡道的轮廓,好像一条蜿蜒通向云间的天路。

出租车司机姓顾,年纪不大,情绪很高。他告诉我,昨晚半夜到,盐城来回。他想好好吃一顿早饭,平台又给他派活儿,送我去高铁站。我问他累不累,他没有直接回答,说,生意不好做哦,肯吃苦,总有收入。

正说着,路灯和景观灯“唰”地同时熄灭。梦境一样的宫殿,突然变成一座巍峨、端庄的仿明代建筑。柱廊、斗拱、双重屋檐清晰可见,直线方正刚毅、曲线简约优雅。眨眼工夫,它的顶部和左右,有了新鲜的光亮。这是告诉我,它的身后,正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日出。

一个早起,让我看到了5:59到6:00之间,一秒钟的奇幻跳动。

我在北广场出发楼层下车。白天,这个地段车多、人多,会出现短时拥堵。但是,这个时候通畅无阻。一对蹒跚的老人,从私家车下来。我问他们去哪里,奶奶用南京话告诉我,他们昨天傍晚到南京,晚上给孙女过10岁生日,今天早上回上海。

“不多住几天啊?”我问。  
“阿拉有事体呀。”爷爷用上海话说。

奶奶说,她是南京人,爷爷是上海人,她去了上海。儿子是上海人,儿媳是南京人,儿子来了南京。两代人,离不开的沪宁线。过去车慢、班次少,现在车快、班次多。

“电脑刚打开。”奶奶指着爷爷的手提包说,“没打几个字,到站了。”

我们闲聊的时候,人突然就多了。出租车道、社会车道,一辆车接着一辆车。还有许多人是从下面“冒”上来的。进站的闸口全部开放,还是排起了一个个队伍。一个小伙子把行李举在头顶,偏着身子往里挤:“对不起,车要开啦。”大家侧过身,让他“冲”。他过闸机、过安检、过大厅,踏上电动扶梯向上快跑,一气呵成。

我从出发平台坐扶梯下至到达平台,宽阔的大厅有些空荡冷清。进口处有两个保安。一个保安热情地告诉我,7:00左右,这里就会人来人往,一直持续到半夜过后。这我算是知道的,南京南站是中国第一个通过垂直换乘实现真正零换乘的交通枢纽。到站的、接站的,还有上出发楼层的、下地铁楼层的,潮水涌动,每一个人都是一条畅游的鱼。另一个保安始终有一眼没一眼地盯着我鼓鼓囊囊的衣服口袋。我掏出保温杯,喝了一口。他立刻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我走出大厅,穿过一马平川的北广场。天已经大亮。南京南站,这座华东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,建筑雄伟、气魄宏大,既有中国古典建筑的壮美,又有现代化铁路车站的恢宏,还有古都南京的神韵。我无数次进出,竟是第一次端详。

“呜——”“呜——”声声鸣笛,在春天的早晨传出很远。我听不清哪一声是抵达,哪一声是出发。但是我知道,都在路上。



好书 共赏



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,但会爱孩子是一门科学。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“我很爱孩子”,然而“很爱”不等同于“会爱”,换言之,孩子真的感受到我们的爱了吗?资深心理咨询师、专栏作家林紫在其新著《爱孩子如花》中,依托自身20余年的一线家教心理咨询经验,试图帮助为人父

园丁 看台

# 给孩子多些“松弛感”

——读《爱孩子如花》有感

■刘学正

母者摆脱“线性思维”与“碎片式”教育,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、更富有松弛感的家庭氛围,构建融洽的亲子关系,培养出拥有完整人格的孩子,让孩子像花一样在生命的原野里自由成长和绽放。

家庭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源头。然而,遗憾的是,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了解自己在家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模样。书中指出,父母与子女如果不能及时沟通交流,误解乃至怨恨就会越积越深,以至于最后再也看不见彼此的“心我”。而在“家”这个世界上最核心的团队中,每个人都互为队友,彼此成全,互相支持,共渡人生难关。

在作者看来,良好的家庭关系生态系统就像心灵的“都江堰”。我们知道,都江堰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历经2000余年依然生生不息,成就了“水旱从人,不知饥馑,沃野

千里,世号陆海”的天府之国。而家庭关系生态系统,也可以在不破坏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资源,父母与孩子和谐相处,即使有冲突也可以从容化解,成就“身心合一、知行合一、天人合一”的心灵天府之国。作者同时强调对孩子“七不责”,在教育中教导是必要的,但切勿用恐吓来让孩子听话,否则会把孩子推入情绪内耗的怪圈。

该书提出“碎片式父母”概念,特指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有些父母常常孤立地看问题,习惯线性思维模式,喜欢寻找单一因果关系,过度强调目标及效率,凡事都希望立竿见影,容易陷入非好即坏的情绪。他们通常心思单纯、信任权威、执行力强但不愿独立和深入思考,一方面“听风就是雨”,一方面又浅尝辄止,不停地转换方向却不知最终的目的在哪儿。

线性思维让人追求“活得正确”,而系

统思维则让人追求“活得美好”。每个孩子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,只是碎片化的教育和学习让很多父母缺失了系统思维的能力,看不见孩子的行为和个性的来龙去脉,甚至完全看不见孩子的成长。要与全人而非完人相遇,需要我们先建立起系统养育观,从系统人格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自己,认识孩子,认识生命。以此为基,方能培养出一个健康完整、热爱生命、有生活热情的人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曾说:“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,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的最有力的方法。”成长不是短跑,也不是中长跑,而是一场不必抢跑的马拉松。每个孩子都需要温柔以待,给他们多些“松弛感”吧,包容他们的“不完美”,允许他们“慢一点”,这会让他们未来道路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
# 新教师“三借”工作法

■杨唯晴

了改变。终于有一次,她举起小手,站起来回答问题,用不算响亮的声音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眼底闪烁着勇敢与喜悦的光芒。获得我的肯定后,她举手更加积极了。再后来,我去家访时,小邱妈妈高兴地告诉我:“孩子很喜欢你,也慢慢变得外向活泼起来了,真好!”小邱的改变让我坚信,了解孩子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

借一双“闪电手”:顺带把功课捡起来

她是一个皮肤黑黑、个子高高的女孩,高高的马尾总是在她的脑后晃着。不论遇到什么事,小陈的嘴角永远挂着一抹微笑。不知是不是因为进入三年级,学习难度提升,小陈遇到了困难。陌生的汉字,拗口的英语,难懂的算式,使得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女孩的笑容。

有一天大扫除,我远远看见讲台前有一块中午吃饭时从饭盆里掉落下来的红烧肉,孤独地躺在那里,无人理睬。周围的学生热火朝天地清扫着,却没人愿意去

处理那块红烧肉。我走进教室,喊了正好路过的一个孩子去捡,那孩子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情愿。这时,只见小陈快速地蹲下去,徒手将食物残渣抓了起来,扔进垃圾桶。我想起教室里每当出现类似的情况,小陈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,忍不住夸赞她,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。

不久后,我将小陈喊到办公室,仔细询问她学习上的疑惑,讨论如何去弥补不足。我说:“每当教室卫生出现问题时,你总是第一个去打扫,说明你是一个速度快,有责任心,心地善良的孩子。那么在学习上,你一定可以用对方法,不断进步。”慢慢地,小陈找到了高效学习的方法,课堂上也时常能看见她微笑的脸庞。

借一个“平衡木”:做好精力分配的算术

小汤与我接触最多,是班上的热心肠。他最喜欢做的事,就是关注班级和同学。比如,教室里的灯没有及时熄灭,谁早到了班级却没有读书,谁拿了另一位同学的笔却没说“谢谢”,等等。这些

事总是逃不过小汤的法眼。最开始,我也会回应小汤的汇报,并夸赞他是一个关心集体的好孩子。可久而久之我却发现,小汤上课都在观察别人,而不是安安静静地听讲。而他的成绩也因这个毛病而逐步下降。

一天午后,我找到小汤,提醒他:“关心班集体是一件好事,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。但你也为自己负责,关心自己,做好自己学习上的事,才能更好地去关心班级。”听了这番话,小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之后,小汤还是偶尔跑来找我的办公室与我“茶话会”,上课表现和学习成绩也有所提升。“自我”与“集体”的天平,终于在他的心中得到平衡。

一位哲人说:“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。”每个学生都像一颗星,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。每个教师就像一颗擦星星的人,星星的发光发亮程度,取决于教师的科学引导、耐心育人。教育之路漫漫,我和孩子们的故事仍在继续。